

宋人对白居易“池上”境界的仿慕及文学史意义

张再林

摘要：中唐著名诗人白居易在贬官江州之后，开创了以方寸小池为广大境界、意趣闲适悠远的“池上”境界。白居易的“池上”境界是唐、宋文化转型过程中时代精神和士人心态发生深刻变化的一种反映，因其丰富的时代内涵和丰厚的文化意蕴而引起了宋人的纷纷仿慕，并由此产生了一大批以描述小池风光和赏池之乐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为宋代文坛增添了一份特有的闲适面貌，同时也成为构成“宋型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关键词：宋代；白居易；“池上”境界；文学史意义

作者简介：张再林，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Title: On Sung people's Admiration and Imitation for Bai Juyi's "Pond State"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bstract: The well-known middle Tang dynasty poet Bai Juyi, after being demoted to Jiangzhou has initiated an Inch of Pond for his vast realm and delicate interest on "Pond State". Bai Juyi's Pond State is a profound reflection for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and the mood of scholars in the Tang and Sung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s a result of its epoch connotation and deep cultural connotation, Bai Juyi's "Pond State", therefore, have enlightened a tremendous literary works based on description of Pond scenery as well as the joy of admire the Pond. Those pond literary works have increased a special kind of leisurely presence for the Sung dynast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created a very important atmosphere for the Song-type culture. Therefore the study of Bai Ju Yi's "Pond State" should have very significant meaning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Keywords: Sung Dynasty, Bai Juyi's "Pond State", Literary Significance

Author: Zhang Zailin, Professor, School of Literature, 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

我们知道，中唐是我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陈寅恪先生即曾明确指出：“唐代……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

莫不如此。”¹从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文化范型来说，魏晋—盛唐属于“唐型文化”（亦称“士族地主文化”构型），中唐与两宋同属“宋型文化”（亦称“庶族地主文化构型”）。而中唐则是由“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发展转变的重要过渡时期，同时也是“宋型文化”的发端和兴起的重要时期。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随着时代精神由“马上”向“闺房”、由“世间”向“心境”的转变，²士人的心态和精神旨趣也发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日益朝着内敛、狭深的方向发展。而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中唐著名诗人白居易在贬官江州之后所开创的以方寸小池为广大境界、意趣闲适悠远的“池上”境界，便显得极富时代性和典型意义，并且引起了宋代文人的纷纷仿慕，对宋代文学以及“宋型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本文即拟对这方面的情况作一些分析和探讨。

一、白居易“池上”境界的形成过程及文化意蕴

白居易的一生，有意针对不同的政治形势而采取不同的人生态度。在贬官江州之前，由于受到唐宪宗的“非次拔擢”³和格外礼遇，白居易焕发出了比较积极的政治热情。而在贬官江州之后，白居易就有意采取了避祸远嫌、明哲保身的态度。⁴而他对“池上”境界的追求与向往，正是从贬官江州时期开始的。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宰相武元衡在上朝途中被刺客谋杀，朝野震惊。时为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首上疏请捕刺杀武元衡之贼，以雪国耻。宰相张弘靖、韦贯之等朝中权贵认为白居易越职言事，并诬言居易母亲看花坠井而死，但居易却作有《赏花》及《新井》诗，有伤名教，遂贬居易为江州刺史。后中书舍人王涯又上疏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⁵，朝廷乃追诏改授江州司马。白居易遭此挫折和打击，固然难免有“天涯沦落”之感，但同时又能够自我调适、自我开解，努力从抑郁愤懑的心境中超脱出来。这种心态从他在江州期间所作的《舟行》、《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五首》以及《江州司马厅记》等一系列诗文中可以明显看出。如《唐宋诗醇》评其《舟行》诗云：“迁谪远行，绝不作牢骚语，非实有见地者不能，如谢灵运《初发石首城》便云：‘苕苕万里帆，忙忙将何之’，岂复成胸襟耶？”⁶又评其《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五首》（其四）云：“触景怡情，及时行乐，迁谪之感毫不挂

01 陈寅恪《论韩愈》，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85页。

02 参李泽厚《美的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03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六六，中华书局1975年版。

04 详请参阅拙稿《也谈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分期问题》，《唐都学刊》2004年第1期。

05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六六，中华书局1975年版。

06 引自陈友琴编《白居易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3页。

怀，全是一团真趣流露笔墨间”⁷。而若将《江州司马厅记》与柳宗元在被贬为永州司马时所作的《永州八记》对照来读，则我们对白居易在遭受贬官打击之后顺适所遇、自我开解的心态特点就会看得更加清楚。而白居易始创于贬官江州时期的“池上”境界正是他努力追求精神上的解脱的一种生动体现。

白居易本来就喜爱山水园林风光，他曾这样讲述自己对园林山水的由衷喜爱之情：“从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门，凡所止，虽一日二日，辄覆黄土为台，聚拳石为山，环斗水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⁸而自从贬官江州之后，对“小池”的营构和赏玩，更是成为了他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白居易在江州为司马期间，曾在官舍内开凿了一方小池，并有诗记云：

帘下开小池，盈盈水方积。中底铺白沙，四隅甃青石。勿言不深广，但取幽人适。泛滟微雨朝，泓澄明月夕。岂无大江水，波浪连天白？未如床席前，方丈深盈尺。清浅可狎弄，昏烦聊漱涤。最爱晓暝时，一片秋天碧。⁹

诗人以从容舒缓的笔调描述了自己以方寸小池为广阔境界、在池边游乐吟赏的闲适意趣。他非常珍爱这一方小池，将其当作公务之余的最佳休憩之地，甚至表示希望能够一辈子与小池相约相守：“朝就高斋上，薰然负暄卧。晚下小池前，澹然临水坐。已约终身心，长如今日过。”¹⁰不久之后，白居易又在庐山草堂前开凿了一方小池，并有《草堂前新开一池，养鱼种荷，日有幽趣》诗记云：

淙淙三峡水，浩浩万顷陂，未如新塘上，微风动涟漪。小萍加泛泛，初蒲正离离。红鲤二三寸，白莲八九枝。绕水欲成径，护堤方插篱。已被山中客，呼作白家池。¹¹

诗人认为，三峡江水虽浩荡壮观，但却不如自己新开小池的涟漪微波。因为小池中有浮萍香蒲、红鲤白莲，池旁有水径竹篱，能给日常生活增添无限乐趣，可以借此消除内心的苦闷忧愁。这首诗言广阔三峡不如方寸小池，与前一首诗中所言之“勿言不深广，但取幽人适”的意趣是一致的。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春，已谪居江州四年之久的白居易迁忠州刺史。次年（820），又自忠州召还朝廷，拜尚书司门员外郎。此后，白居易的仕途虽没有再出现过大的波折，但出于对险恶宦途的切身感受和进一步深入认识，白居易思想观念中“兼济天下”的热情有所减退，越来越追求其身的“独善”和内心的安适。而与此同时，他对“小池”的赏爱之情也与日俱增、越发浓厚了，这正

07 引自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中册，第2134页。

08 《草堂记》，《白居易集》第三册，卷四十三，第935页。

09 《舍内新凿小池》，《白居易集》第一册，卷七，第130页。

10 《约心》，《白居易集》第一册，卷七，第131页。

11 《白居易集》第一册，卷七，第137页。

是他心态上的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唐敬宗宝历元年（825），白居易罢杭州刺史归居洛阳履道里，从故散骑常侍杨凭手中购得一方春池，“每独酌赋咏于舟中”，¹²沉醉其间美景，甚至以其为天堂胜境：“霜竹百千竿，烟波六七亩。泓澄动阶砌，淡泞映户牖……波上一叶舟，舟中一樽酒。酒开舟不系，去去随所偶。或绕蒲浦前，或泊桃岛后。未拨落杯花，低冲拂面柳。半酣迷所在，倚榜兀回首。不知此何处，复是人寰否？自注：此池始杨常侍开凿，中间田家为主，予今有之。蒲浦、桃岛皆池上所有。”¹³白居易还宣称自己愿从此“息躬于池上”，乃至愿为“池中物”。¹⁴

据笔者统计，白居易直接以“池上”为诗题首二字的诗歌就有25首之多，若加上“池边”、“池畔”、“池窗”、“小池”之类的诗，则这类作品的数量更加繁富，而对池上胜景与赏池之乐的描述是这类诗作的共同内容。如《池上有小舟》中云：“池上有小舟，舟中有胡床。床前有新酒，独酌还独尝。薰若春日气，皎如秋水光。……身闲心无事，白日为我长。我若未忘世，虽闲心亦忙。世若未忘我，虽退身难藏。我今异于是，身世交相忘。”¹⁵《小池二首》（之二）中云：“有意不在大，湛湛方丈余：荷侧泻清露，萍开见游鱼。每一临此坐，忆归青溪居。”¹⁶《池上篇》中云：“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优哉游哉！吾将终老乎其间。”¹⁷白居易与“小池”之间所结下的不解之缘于此斑斑可见。

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无论是仅方丈余的袖珍小池，还是可以泛舟于其上的池塘，白居易都可忘情于其间，自有一种独得之乐。因此，白居易实际上是将“小池”当作自己的精神栖息之所。在这里，我们明显可以看到诗人企图将外部世界的营扰纷争纳入平静闲适的内心世界的努力：“但问尘埃能去否，濯缨何必向沧浪？”¹⁸“虽未定知生与死，其间胜负两何如？”¹⁹“外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²⁰……读到这些诗句，我们对白居易内心的无奈和苦衷也就有了更加深切的理解。

对于白居易的这种以方寸小池为广大境界、闲适悠远的精神意趣，我们暂或可以称之为“池上”境界。应该看到，白居易有相当多的诗篇是描写小池、小溪、小宅、小院、小斋、小阁这样相对狭小的自然景观和个人生活空间的，如

12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六六，中华书局1975年版。

13 《泛春池》，《白居易集》第一册，卷八，第166页。

14 《池上篇·序》，《白居易集》第四册，卷六十九，第1450页。

15 《池上有小舟》，《白居易集》第二册，卷二十九，第655页。

16 《小池二首》之二，《白居易集》第一册，卷七，第139页。

17 《池上篇》，《白居易集》第四册，卷六十九，第1451页。

18 《池上夜境》，《白居易集》第二册，卷二十二，第496页。

19 《池上闲吟二首》其一，《白居易集》第二册，卷三十一，第708页。

20 《池上寓兴二绝》其二，《白居易集》第三册，卷三十六，第828页。

《小宅》、《卜居》、《卧小斋》、《惜小园花》、《小院酒醒》等等。但在在他看来，宽、窄与否不在于外在客观的自然空间，而在于内在主观的心灵世界，这正如他在《小宅》一诗中所说的那样：“庾信园殊小，陶潜屋不丰。何劳问宽窄？宽窄在心中。”²¹在这些“小”的境界当中，“池上”境界显得更有开拓性和更具典型意义。而如果将研究视野放得更加开阔一些，我们不难看出，白居易所追求和向往的这种“小”的境界（“池上”境界），与中晚唐以来士人所普遍向往的“壶天”理想的时代思想潮流是一致的。²²这种虽高雅而不免纤细、虽无昂扬的气宇却又精致灵透的时代精神和审美心态，决定了文学的面貌不再像盛唐时那样开阔飞扬、豪迈刚健，而是转而更加注重对人的心灵世界的开拓，这直接导致中唐至两宋的文学的题材、风格、意境等等均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以下试以宋代文人对白居易“池上”境界的仿慕为例对此作进一步论述。

二、宋人对“池上”境界的仿慕及文学史意义

为了对白居易“池上”境界的时代意义看得更加清楚，不妨让我们先从宋人对“壶天”境界的向往说起。

翻检有宋一代的文史资料，不难发现，宋人对于中晚唐以来流行的“壶天”境界是普遍向往的。嗣汉三十代天师张继先与宋徽宗之间的一段问答颇能说明这一问题。徽宗问：“所带葫芦如何不开口？”张继先乃作《点绛唇》词为答：“小小葫芦，生来不大身材矮。子儿在内。无口如何怪。藏得乾坤，此理谁人会。腰间带。臣今偏爱。胜挂金鱼袋。”²³以调笑的口吻道出了对壶中乾坤的向往之情。再如，古成之在临终之前作诗云：“物外乾坤谁得到，壶中日月我曾游。留今留古曾留得，一醉浮生万事休。”²⁴邵雍有诗云：“壶中日月长多少，闲步天津看往来。”²⁵苏过有诗云：“枕上轩裳何足梦？壶中天地本来宽。”²⁶宋代还有人因张元干《念奴娇》词中有“壶中天地，大家著意留住”²⁷之句，而径直将《念奴娇》改名为《壶中天》、《壶中天慢》……同时，他们也认识到，白居易所追求的“池上”境界其实就是“壶中”天地理想的一种表现形式：

白发老僧安住处，青衫司马爱闲来。松嫌天近株株短，花待春归款款开。堪信壶中藏日月，谁知云外有楼台。官卑合是寻山客，不见芳菲

21 《白居易集》第二册，卷三十二，第731-732页。

22 详情请参阅尚永亮《“壶天”境界与中晚唐士风的嬗变》，《东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23 唐圭璋编纂《全宋词》第二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78页。

24 《临卒书诗》，傅璇琮主编《全宋诗》第一册，卷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起陆续出版，第582页。

25 《天津感事二十六首》之十七，《全宋诗》第七册，卷三六四，第4488页。

26 舒大刚等《斜川集校注》，巴蜀书社1996年版，第165页。

27 《全宋词》第二册，第1394-1395页。

意懒回。

——陈舜俞《东林寺》²⁸

东池风物往来亲，兴在那能计酒巡。尘外留心曾待月，壶中满眼只知春。

——赵丙《东池》²⁹

将此二诗合而观之，明显可以看出，宋人是将白居易（“青衫司马”）的闲适悠远的“池上”境界（“东池风物”）与“壶中日月”的精神旨趣视为一致的。

白居易所开创的“池上”境界因其丰富的时代内涵和丰厚的文化意蕴而引起了宋人的纷纷仿慕，并由此产生了一大批以描述小池风光和池上之乐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为宋代文坛增添了一份特有的闲适面貌，同时也成为构成“宋型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在宋代，的确存在着一股比较浓厚的仿慕白氏“池上”境界的风气。如宋初文人蒋堂在《北池赋序》中云：“姑苏北池，其来古矣。昔刺史韦应物诗云：‘海上风雨至，逍遥池馆凉。’即其地也。韦与白乐天皆有池上之作，盛诧其景。自韦、白没仅三百年，寂无歌咏者。余景祐丁丑岁被命守苏，池馆必葺，常赋《北池宴集》诗。”序中表现出对白居易（以及韦应物）“池上”境界的热烈向往和自觉继承，而其赋更是生动地描述了北池的优美景色和徜徉其上的无穷乐趣：“是时霁色疏净，群动纷盈。鱼在藻以性遂，龟游莲而体轻。禽巢枝而自适，蝉得荫而独清”、“吾方岸野曠，踞风亭；觴宾友，奏竽笙。或独茧静钓，或扁舟醉乘”，最后感慨道：“姑徜徉于池上，亦何虑乎何营！”³⁰

在这方面，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欧阳修也颇具代表性，试看其《养鱼记》一文：

折檐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直对非非堂。修竹环绕荫映，未尝植物。因洿以为池，不方不圆，任其地形；不甃不筑，全其自然。纵锸以浚之，汲井以盈之。湛乎汪洋，晶乎清明。微风而波，无波而平。若星若月，精彩下入。予偃息其上，潜形于毫芒；循漪沿岸，斯足以舒忧隘而娱穷独也。³¹

文中先叙开凿小池的经过，接着营造出一种徜徉池边，“渺然有江湖千里之想”的清幽悠远境界。这与白居易《闲居自题》诗中所说的“竹径绕荷池，萦回百余

28 《全宋诗》第八册，卷四〇三，第4967页。

29 《全宋诗》第六册，卷三四七，第4269页。

30 《全宋文》第八册，卷三二五，第467-468页。

31 《全宋文》第十八册，卷七四一，第134页。

步……寂无城市喧，渺有江湖趣”³²是何等的相似！欧阳修还有一首描写小池风光的诗作：“深院无人锁曲池，莓苔绕岸雨生衣。绿萍合处蜻蜓立，红蓼开时蛱蝶飞。”³³同样呈现出宁静清幽而又悠然闲适的意境。

宋诗面貌的奠基者梅尧臣与宋代理学的奠基者邵雍皆敬慕白居易。梅尧臣曾勉励友人说：“使君才笔健，当似白忠州（按：白居易曾任忠州刺史）。”³⁴至于邵雍的诗，“其源亦出白居易”。³⁵司马光甚至戏言邵雍是白居易的后身：“只恐前身是，东都白乐天。”³⁶而他们的诗中也常表现出对白居易“池上”之境的向往之意。

先请读梅尧臣的《依韵和原甫新置盆池种莲花、菖蒲，养小鱼数十头之什》：

瓦盆贮斗斛，何必问尺寻。菖蒲未见花，莲子未见心。小鲜不足烹，安用芎饵沉。户庭虽云窄，江海趣已深，袭香而玩芳，嘉宾会如林。宁思千里游，鸣橹上清潏？³⁷

此诗乃有感于友人（原甫）新置盆池而作，盆池虽小，但深有江海之趣，令人不思千里之游。此外，梅尧臣的《邵郎中姑苏园亭》是为友人（邵郎中）新购园池而作，首句即云：“公爱乐天池上篇”，亦表现出对白氏“池上”境界的向往和企慕之情。

再请读邵雍的《盆池吟》：

有客无知，唯知不为。不为无他，唯求不欺。我有人是，人无我非。因开瓮牖，遂凿盆池。都邑地贵，江湖景奇。能游泽国，不下堂基。帘外青草，轩前黄陂。壶中月落，鉴里云飞。既有荷芰，岂无鳧茨。既有蝌蚪，岂无蛟螭。亦或清浅，亦或渺弥。亦或渌净，亦或涟漪。风起苹藻，凉生袖衣。林宗何在，范蠡何归。密雪霏霏，轻冰披披。垂柳依依，细雨微微。可以观止，可以忘机。可以照物，可以看时。不乐乎我，更乐乎谁。吾于是日再见伏羲。³⁸

与梅诗相比，邵雍这首诗的说理色彩更为浓厚，鲜明地体现出他作为理学家的特点。不过此诗以“盆池”为“壶中”，认为其间“可以观止，可以忘机。可以照

32 《白居易集》第二册，卷三十，第 676 页。

33 欧阳修《小池》，《全宋诗》第六册，卷三〇二，第 3796 页。

34 梅尧臣《送徐君章秘丞知梁山军》，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632 页。

35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三，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36 司马光《戏呈尧夫》，《全宋诗》第九册，卷五一，第 6213 页。

37 《全宋诗》第五册，卷二五四，第 3076 页。

38 《全宋诗》第七册，卷三七四，第 4606 页。

物，可以看时”，则与梅尧臣的赏慕“池上”境界是一致的。这种赏慕之情在邵雍的诗中是很常见的，如其另一首《盆池》诗中云：“三五小圆荷，盆容水不多。虽非大蓺泽，亦有小风波。粗起江湖趣，殊无鸳鸯过。幽人兴难遏，时绕醉吟哦。”³⁹《县尉廨宇莲池》诗中云：“县尉小斋前，水清池有莲。岂唯观菡萏，兼科听潺湲。宛类江湖上，殊非尘土边。古人用心处，料得不徒然。”⁴⁰……

北宋名臣韩琦、韩维二人也对白居易的“池上”境界也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兴趣。韩琦曾“作堂于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乐天《池上》之诗，以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于乐天而不及者”，⁴¹并作《醉白堂》诗，其中有云：“戇老新成池上堂，因忆乐天池上篇。乐天先识勇退早，凛凛万世清风传。古人中求尚难拟，自顾愚者孰可肩。但举当时池上物，愧今之有殊未全。……人生所适贵自适，斯适岂异白乐天。未能得谢已如此，得谢吾乐知谁先。”⁴²诗中先述受乐天“池上篇”的启发而作“醉白堂”，次述堂中美景与身处其间的悠然自适心境，最后在与乐天的“比较”中结束全诗，处处体现出对白氏“池上”境界的深切企羨和仿慕之情。韩琦也因此而对白居易推崇不已：“汉唐二傅推疏白，高退当时叹莫如”⁴³，“十亩足居应慕白，一瓢犹乐直师颜”，⁴⁴“三师共仰青宫贵，四海皆称白傅贤”，⁴⁵“难追刘白樽前乐，尚约松乔世外游”等等。⁴⁶而韩维的《和原甫盆池种蒲莲畜小鱼》诗则描述了以小池为万里江湖的独得之乐：“江湖岂非壮，浩荡不可寻。安知一斛水，坐得万里心。植蒲翠节耸，种莲紫实沉。群鱼不盈寸，泳浅安其深。主人乐幽事，清兴生中林。独观物性得，鹏海均牛溲。”⁴⁷

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和独特面貌的代表人物，他的文艺思想和创作观念在宋代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典型意义，而且往往还具有现实导向作用。苏轼对白居易的人生态度、思想观念的传承早在宋代即已成为人们经常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如周必大在《二老堂诗话》中言苏轼：“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⁴⁸王十朋在《游东坡十一绝》（之二）中言苏轼“出处平生慕乐天，东坡名自乐天传。”苏轼思想上的很多特点皆是受白居易的启发、发展而来，⁴⁹而他

39 《全宋诗》第七册，卷三六三，第4771页。

40 《全宋诗》第七册，卷三六三，第4774页。

41 苏轼《醉白堂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二册，卷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4页。

42 《全宋诗》第六册，卷三二〇，第3985—3986页。

43 《贺宫师杜公增秩》，《全宋诗》第六册，卷三二四，第4024页。

44 《再答二阕》之二，《全宋诗》第六册，卷三三一，第4072页。

45 《寄致政赵少师》，《全宋诗》第六册，卷三三一，第4072页。

46 《提举陈龙图迁居邢台二首》，《全宋诗》第六册，卷三三六，第4110页。

47 《全宋诗》第八册，卷四二〇，第5152页。

48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56页。

49 详情参阅拙稿《论苏轼学白居易诗》，《学术论坛》2008年第9期。

对白居易的“池上”境界更是别有会心。苏轼曾为韩琦的“醉白堂”作记，文中明确指出“醉白堂”的命名即是“取乐天《池上》之诗”之意。⁵⁰而他的《池上二首》（其二）更是通过对李白、白居易思想观念的取舍表现出了自己对白居易所创造的“池上境界”的倾心向往：

不作太白梦日边，还同乐天赋池上。池上新年有荷叶，细雨鱼儿唼轻浪。……此池便可当长江，欲榜茅斋来荡漾。⁵¹

与白居易一样，苏轼也喜欢描写小池之上（旁）是如何诸景皆备和引人入胜的，如其《次韵子由岐下诗序》中云：

予既至岐下逾月，于其麻宇之北隙地为亭。庭前为横池，长三丈。池上为短桥，属之堂。分堂之北厦为轩窗曲槛，俯瞰池上。出堂而南，为过廊，以属之厅。廊之两傍，各为一小池。三池皆引泔水，种莲养鱼于其中。池边有桃、李、杏、梨、枣、樱桃、石榴、榑、槐、松、桧、柳三十余株……⁵²

这则序言中所传述的景象和意兴与白居易的同类诗作（如前文所引《泛春池》、《池上有小舟》、《池上篇》等）是一脉相承的。

类似的例子还有曾巩和陈与义。曾巩曾在诗中表达了他对“池上”境界的领悟和体会。其《盆池》诗云：“环环清泚旱犹深，炳炳芙蓉近可寻。苍壁巧藏天影入，翠奁微带藓痕侵。能供水石三秋兴，不负江湖万里心。照影独怜身老去，日添华发已盈簪。”⁵³《北池小会》诗云：“笑语从容酒慢巡，笙歌随赏北池春。波间镂槛花迷眼，沙际朱桥柳拂人。金缕暗移泉溜急，银簧相合鸟声新。幸时无事须行乐，物外乾坤一点尘。”⁵⁴其中的“不负江湖万里心”、“幸时无事须行乐”云云，对以方寸小池为万里江湖、意兴悠闲高远的“池上”境界作了完美的诠释。

而陈与义更是曾以清新生动的笔调展现了一幅幽静闲适的“池上”画面而轰动一时。据南宋洪迈《容斋随笔》载，陈与义曾与同僚在葆真宫池上集会，取“绿阴生昼静”分韵赋诗，陈与义得“静”字，其诗有云：“是身惟可懒，共寄无尽兴。鱼游水底凉，鸟语林间静”、“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人生行乐耳，诗律已其剩。”⁵⁵“诗成出示会上，皆诧为擅场。朱新仲时亲见之，云京

50 苏轼《醉白堂记》，《苏轼文集》第二册，卷十一，第344页。

51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第八册，卷四十九，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716页。

52 《苏轼诗集》第一册，卷三，第134页。

53 《全宋诗》第八册，卷四五九，第5570页。

54 《全宋诗》第八册，卷四六〇，第5588页。

55 陈与义《夏日集葆真池上以绿阴生昼静赋诗得静字》，吴书荫、金德厚点校《陈与义集》上册，卷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0页。

师无人不传写也。”⁵⁶清人潘德輿在《养一斋诗话》中亦称赞陈与义此诗“词意新峭可喜，虽西江风格而能药俗。”⁵⁷——由这些赞语我们不难看出宋人对“池上”境界的由衷喜爱和倾心向往以及由此对文学创作所造成的深刻影响。

综上所述，白居易所开创的以方寸小池为广大境界、意趣闲适悠远的“池上”境界，是唐、宋文化转型过程中时代精神和士人心态发生深刻变化的一种反映，因其丰富的时代内涵和丰厚的文化意蕴而引起了宋人的纷纷仿慕，并由此产生了一大批以描述小池风物和池上之乐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为宋代文坛增添了一份特有的闲适面貌，同时也成为构成“宋型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56 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第十五，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530页。

57 朱德慈辑校《养一斋诗话》卷九，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5页。